



福尔摩斯归来探案集

福尔摩斯和国王的罪恶

[英] 唐纳德·托马斯 著 张延君 费瑶 译



群众出版社

福尔摩斯和国王的罪恶

(英) 唐纳德·托马斯 著
张延君 费 瑶 译

群众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福尔摩斯和国王的罪恶 / (英) 托马斯 (Thomas, D.) 著; 张延君, 费瑶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3. 7

(福尔摩斯归来探案集)

ISBN 978 - 7 - 5014 - 5147 - 0

I. ①福… II. ①唐…②张…③费…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39234 号

福尔摩斯和国王的罪恶

(英) 唐纳德·托马斯 著

张延君 费瑶 译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次

印 张: 8. 125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4 - 5147 - 0

定 价: 30.00 元

网 址: [www. qzCBS. com](http://www.qzCBS.com)

电子邮箱: [qzCBS@sohu. com](mailto:qzCBS@sohu.com)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 - 83903253

文艺分社电话: 010 - 83901330 010 - 83903973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告密之手	1
国王的罪恶	41
葡萄牙十四行诗	102
画家彼得	151
齐默尔曼电报	206



告密之手

1

1901年5月，一个晴朗的早晨，福尔摩斯和我初次见到布莱格登伯爵三世雷蒙德·阿什利·萨维尔。我们认识这位伯爵时他大约四十五六岁。

他的祖父布莱格登伯爵一世1839年在伦敦金融城创建了萨维尔商业银行，赢得了一笔财产和一个头衔，在维多利亚时代的鼎盛时期，萨维尔银行这个名字如雷贯耳。在获得伯爵爵位之前，平凡的老约翰·萨维尔在19世纪40年代的兴建铁路热潮中赚到了他的第一桶金，随后在那场经济泡沫破灭之前，卖掉了他手中的伦敦东北铁路以及其他铁路公司的股票。他的投资盈利一再翻番，他在海洋煤炭业以及新兴百货商店中的投资也都如此，那些新兴百货商店在19世纪的后几十年里令伦敦西区蓬筍生辉。

老约翰1897年去世后，长子继承了他的财产和头衔，可只比他多活了几个月。之后，老约翰·萨维尔的孙子成了布莱格登



伯爵三世，用歇洛克·福尔摩斯刻薄的话来说，这个贵族头衔在经历了三代世袭后，其商业气息和痕迹已荡然无存。在英国国会上议院和其他任何地方，雷蒙德·阿什利·萨维尔都可以跟金雀花王室的爵士和伊丽莎白女王的政客们平起平坐。

这个名字与萨维尔家族有很大关系，而布莱格登伯爵这个头衔则与他们的乡间别墅普赖尔菲尔德有关。福尔摩斯和我初次看到这座别墅时，它不过只有四十年的历史。这座16世纪的卢瓦河别墅费尽周折才终于落户在泰晤士河的一个山谷里，位于牛津城和伦敦城中间。

很快我们就看到了普赖尔菲尔德庄园，我忍不住想说两句。这座庄园从远处望去最美。在开自牛津城的火车上，乘客可以越过伯克郡的草地看到温莎城堡后面的这座别墅。尽管建筑师和建造者的技艺精湛，庄园的外表所透露出的法国文艺复兴时代风格却让人有太“新”的感觉，因此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也就是个商业成功之作吧。庄园里，圆锥形屋顶的圆形塔楼由穹顶连着，给周边的冬季花园或著名的海边胜地格兰德酒店增彩不少。

别的豪华宅邸多以铠装或骑士旌旗著称，普赖尔菲尔德庄园却因为拥有存放着塞夫勒瓷器的玻璃陈列柜、沿桌放置的雕花金色彩釉饰品以及过于华美的油画般花园景色而闻名。庄园里铺的雕花地毯也是路易十四为凡尔赛宫大厅特别订制的。

雷蒙德·阿什利·萨维尔如约上门拜访歇洛克·福尔摩斯。他高高的个子，有点儿瘦削，正值年富力强却已明显驼背。这位脸色白皙、胡须修剪整洁的贵族看上去仿佛背负着整个世界，恐怕也不仅仅是因为驼背吧。他用一种让我觉得有些不安的眼神瞥了我一眼，用手掸了掸他的长礼服，坐了下来，身子转向我的同



伴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先生，我要对你说的话只能限于我们俩之间。”

“当然，勋爵，”福尔摩斯礼貌地说，“但是，你可以随意地当着华生医生的面说话，就像跟我一个人说一样。真的，希望你能这样。大多数麻烦事都需要参考另一个人的看法，最好是我的同伴和同事能听你亲口说这件事，我确实觉得这很重要。”

福尔摩斯曾多次用这种礼貌而坚决的态度摆平了那些达官贵族。

布莱格登勋爵迟疑了一会儿，好像要起身离开的样子，然后，他叹了口气，开始说明情况。

“福尔摩斯先生，你可能也知道，我父亲最小的弟弟弗雷德里克·萨维尔和他年轻的妻子死于1879年的克拉珀姆火车相撞事故。”

“是的，勋爵。”福尔摩斯平静地回答。

“他留下了一个五岁的儿子亚瑟·萨维尔勋爵，他是我父亲一手养大的，他更像是我亲弟弟而不是堂弟。当然，我们的关系并不算亲密，因为我俩年龄相差将近二十岁，但我待他超过待一个堂弟。他只世袭亚瑟·萨维尔勋爵这个礼貌性的尊称，并没有继承权，但我从没让他缺钱花。他从牛津大学肄业，没拿到学位。但有趣的是，他表现出了钢琴家的天赋，如果不出现别的状况——而且如果他有毅力的话——我认为他在那方面是很有前途的。”

“我对音乐会感兴趣。”福尔摩斯随意说了一句，“我听说过亚瑟·萨维尔勋爵的卓越天赋，很遗憾的是他没有继续发挥他的天赋。几年前，他在普赖尔菲尔德庄园非公开即兴演奏了肖邦升C小调练习曲，弗拉基米尔·德·巴哈曼在我面前将之称为‘杰



作’。也许他公开演奏不会这么出色，但他的确是位很有造诣的演奏家。”

伯爵点了点头，表示感谢。

“是性格问题吧，福尔摩斯先生。我今天来不是因为他的音乐造诣。坦率地说，在伦敦，他在社会上一些外来人和波西米亚人聚集地更为出名，我却对那些地方不敢恭维。至于音乐，他演奏得越来越少了，只是偶尔跟家人在一起时弹弹而已。坦白地说，我喜欢亚瑟勋爵而且一直在尽量帮他，但他的行为举止实在令人担忧。”

福尔摩斯扬了扬眉毛。

“勋爵，你堂弟的行为举止我可管不了。”

布莱格登伯爵摆了摆手。

“我并不是说他行为不端或放荡不羁，他没有酗酒、赌博或玩女人之类的恶习。但是，他不仅举止怪异，好像还在收集一些奇怪的东西。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我想我明白，勋爵。”

“我当然不能随便说他精神错乱。人的性格可以通过研究头颅肿块的颅相学鉴定。他行为极端，但没有精神疾病。他也许成为了一名被称为‘黄金黎明的魔法师’的玫瑰十字会^①会员，却没有哪位精神科医生能把他锁进精神病院。他当然可以说他奉巫师之命让死人的幽灵显现之类的话，那是他的信仰自由。我开始留意他，是因为他开始收集一些奇怪的物品。”

“除非有什么欺诈、勒索在里头，”福尔摩斯温和地说，“我

^① 玫瑰十字会：十七世纪初在德国创立的一个秘密会社，著名神秘主义教团。



觉得我不是接手这件事的合适人选啊，也许你应该找华生医生帮忙……”

“假如涉嫌犯罪呢？”

“那当然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要是他深夜在自己家行窃呢？要是他不为什么目的就是想这样做呢？我今天来这里，不仅是因为他收集的那些奇怪的东西，虽然这已经够烦人的了，还因为一件更加奇怪的事情，也许那里头有什么罪行。”

福尔摩斯坐在椅子上，挺直了身子。

“我想，勋爵，你最好稍微解释一下这件事。”

布莱格登伯爵好像是因为神情专注的缘故，身子弯得越来越低。

“福尔摩斯先生，上个星期五，准确地说是一个星期之前，亚瑟勋爵半夜里偷偷溜进普赖尔菲尔德庄园的一层。他打开一层书房的推拉窗，用刀片之类的东西把窗扣拨开，爬了进去。这不难做到。然后，他穿过房子的一楼溜到了北面的客厅，这间屋子里的主要亮点是一个路易斯·菲利普陈列柜，里面摆着普赖尔菲尔德庄园最精致的瓷器收藏品。一个女管家听到窗子打开的声音，就上前查看，正好看到亚瑟勋爵溜进客厅，但亚瑟勋爵没看到女管家。勋爵有时会到普赖尔菲尔德庄园来，所以，女管家没有马上惊动他，而是告诉了我的男仆，男仆又叫醒了我。”

“你弟弟以前是府上的常客，但一般不是在这个时间来，对吧？如果他想来就只管来是吧？”

“当然了，他可以把这儿当作自己的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儿就是他的家，所以他的这种举动才会令人不舒服啊。当时，我悄悄地下楼观察，但没惊动他。我看到他打开橱柜，也就片刻



工夫，我说不准他是撬了锁还是只转动了一下他事先配好的钥匙。也许是他以前来的时候，弄了一个钥匙的模子，然后配了一把钥匙。”

“我们会弄清楚的。”我立刻说道。

福尔摩斯皱了皱眉，示意我别吭声。

“他没必要开灯，”布莱格登勋爵继续说，“他选了一个满月的夜晚，窗帘是拉开着的，月光可以照进来。我看不清他在做什么，因为他背朝着我。橱柜的门半开着，他的面前就是塞尔夫花瓶、花架、盘子、盒子之类的瓷器，这些藏品上涂着宝蓝色或粉色釉彩，镶嵌着些许金色，绘着欢乐的节日花园图案或古典神话。他站在那儿，划着了一根火柴，好像很快就找到了要找的东西，动作迅速，一点儿动静也没有。真的，他站在那儿，我始终没有听到什么动静。我不确定他是否挪动或打开过什么藏品，但我想，他肯定是做了什么。”

“他有没有拿走什么东西？”我问道。

布莱格登勋爵把身子转向我。

“什么也没拿，华生医生！什么也没拿！如果不是女管家听到书房的窗子响，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他去过那里。”

福尔摩斯说：“他锁上藏品橱，穿过客厅回到书房，然后从窗子离开了房间，随后关上了窗子，但是没有锁，对吗？”

“福尔摩斯先生，完全正确。我刚看到他时心里非常担心，担心他因为钱的问题惹了麻烦，为了偿还债务当上了家贼。如果他是由于钱的麻烦，被罪犯指使到家里行窃怎么办？你明白我说的吗？”

“我当然明白。你们此后又发现窗子打开过吗？”

“再也没有。我们每天早晨都检查。”



“很好。出事那天晚上他离开后去了哪里？”

“我想，他可能穿过花园，顺着大路走到村子里，然后等候早晨从普赖尔菲尔德车站来的头班火车。”

“这就很清楚了，说明他没有同谋，不是受某人之命而为。当然，他也可能想先把东西看好了，再让别的罪犯来偷。但我看不像，他是家里的常客，更容易得手。不管怎么说，上个星期他没有再来庄园。”

“如果我知道他想看那些瓷器，就会安排他来家里，任他怎么看都行啊，所以我才觉得这事儿闹心。我看他没有造成任何伤害，也就没说什么，只是默默地观察。”

“勋爵，你做得很好。”福尔摩斯用安慰的口气说。

“奇怪的是，那天晚上他没戴手套。”

“他当然没必要戴。”我说，“苏格兰场的亨利探长可以像读书一样轻而易举地读懂指纹。可没有犯罪证据谁又会去寻找指纹呢？如果女管家没看到他的话，既没有证据，你们也不会怀疑他。”

布莱格登勋爵摇了摇头。

“你误解了。这半年来，亚瑟勋爵一直戴着手套，在户外总是戴着，其他时间有时也戴。他没说过他为什么戴手套，也从不谈这事儿，但我们推测，他大概是得了皮疹之类的病。”

福尔摩斯流露出一丝疑虑。

“他弹钢琴时戴手套吗？”

布莱格登勋爵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怒气。

“当然不，但是他基本不搞音乐了。”

“在饭桌上呢？”

“偶尔吧。最近，他来家里做客时都是在他自己的房间里吃



饭，这算是他的古怪行为中最正常的一点了。”

“你最后一次看到他不戴手套弹钢琴是什么时候？”

“大约四个星期前吧，那是一个下午，当时只有几个家人在场——他们在玩惠斯特纸牌游戏，没怎么在意他。他弹了一首舒曼的狂欢曲，然后盖上钢琴盖子，搓着双手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的确是位有造诣的音乐家。”福尔摩斯亲切地说，“当时你有没有看到他手上有什么明显的痕迹或损伤？”

“没有。”布莱格登勋爵说，“我坐得有点儿远，只能看到他的手背，没看到皮疹什么的。”

“那我可以断定，不管亚瑟勋爵戴手套的原因是什么，他弹舒曼的乐曲时没戴。自那以后钢琴有人弹过吗？”

“没有。不用的时候钢琴是合着并锁上的。”

“键盘清理过吗？”

“我想没有吧。钢琴通常是锁着的。我不记得罗莉太太，就是那个女管家，要过钥匙。”

“太好了！”福尔摩斯说，“那么，我想我们可以着手处理你的问题了。”

只剩下我们俩时，福尔摩斯在他的袖口上匆匆地写了两三个字作为备忘，然后抬起头来。

“华生，我觉得，这可能是短时间内我们所接手的最引人入胜的一个案子了。但是，承蒙爵爷的允许，用律师的行话说，我们首先得检查一下这件神秘之事的现场。”

2

三天后，星期一的早晨，我们在普赖尔菲尔德车站下了火



车。木制的站台上很安静，等待我们的是一匹小马拉着的双轮轻便马车。这个季节，泰晤士河边的榆树枝叶茂盛，阳光照得宽阔的河面金光闪闪。河上偶尔有游艇从温莎逆流而上驶向牛津，在水面上掀起层层涟漪。

周末的聚会过后，普赖尔菲尔德庄园显得很空旷。花园里空无一人，穿过花园草坪能听到贝壳状的大水池中喷水的声音。

女管家接待了我们，她的主人暂时还没到。我们立刻被领到了北面的客厅里。客厅窗子的朝向是特别设置的，以免强光照射损坏家具。

她用一把小钥匙打开了藏品橱。

“请把钢琴也打开。”福尔摩斯很客气地说。

她双手紧扣，像一只鼓起身躯的知更鸟似的，摆出了防御的架势。只需看她一眼，就能知道，她对亚瑟勋爵不同寻常的夜访之事不会多嘴。

“布莱格登勋爵没吩咐打开钢琴。”

歇洛克·福尔摩斯叹了口气。

“如果不让我们检查键盘的话，恐怕会耽搁爵爷的时间，也会耽搁我们自己的时间。那样的话，我拒绝继续调查下去。”

只停顿了一小会儿，这场意志的较量就有了分晓。女管家走过去，打开了钢琴盖子。

这是一架黑漆的贝森朵夫平台式钢琴，洁白无瑕的键盘呈现现在我们眼前。

“看起来，”福尔摩斯翕动着嘴角对我说道，“这里的女佣跟大多数豪宅的佣人一样清扫灰尘不仔细。不过，如果我是她们恐怕也会这样。清理灰尘太麻烦了，刚刚掸掉，很快又落上去了。”

女管家悄悄地离开了房间，但我们总觉得她的目光还是在从



门外的某个角落盯着我们。福尔摩斯转身朝向那架钢琴，从包里拿出一个工具箱放在桌子上，打开箱子，拿出两把驼毛刷子，就像画家用来创作精美作品所使用的那种，又拿出两个小瓶，一个瓶子装着黑色的用来润滑锁的石墨粉；另一个装的是他用两份白垩粉和一份金属汞自己配制的东西。瓶子上装了两个气体喷射器，能将粉末轻轻地吹到物体表面上。他的马甲口袋里照旧装着一个折叠的放大镜。

接下来的二十分钟里，歇洛克·福尔摩斯非常耐心地工作着，全神贯注，眉头微皱。他先把浅色的白垩粉和金属汞轻轻地吹到钢琴的黑色键盘上，然后用驼毛刷子把多余的粉末扫掉，又拿出石墨粉和另一个气体喷射器，把深色的粉末吹到白色的键盘上。粉末像一层薄薄的雪似的落在键盘上，立刻显现出皮肤接触后留下的细纹。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面小镜子，调整角度，使之能反射到窗外的光，然后开始慢慢地逐个检查每个钢琴键。我知道这个时候最好不要打扰他。半个小时后，他直起身来，轮廓清晰的面庞突然充满活力，眼睛里也闪烁着光芒。他放下小镜子，寻找最佳观察角度。粉末附在光亮的白色琴键上，薄薄的一层，用手一拂就掉。

“华生，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最后一个触摸键盘的人弹奏的是已故伟大作曲家罗伯特·舒曼创作的《嘉年华》中的《前奏曲》，弹完这首曲子后，钢琴一直没人擦过，也没人碰过。”

他有点儿太喜形于色了，我不喜欢。

“为什么这么说？”

“很简单，亲爱的老兄。首先，我们只关心最后一个碰钢琴的人。我敢向你保证，所有这些指纹都是由同一双手留下的，说



明自上次清理后只有一个人弹过钢琴。”

“亚瑟勋爵？”

他抬起一根手指。

“看看最右边的两个八度和音的键。四个高音键上没有指纹，也就是G、A和F、G的高音，这些键一般很少用到，我们可以不考虑这几个键。但另外四个键上也没有指纹，这四个键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重要呢？”

他很宽容地叹了口气。

“我亲爱的华生，你在音乐厅的几个小时简直就是浪费时间啊。音乐厅里回响着音乐天才鲁宾斯坦或帕德瑞夫斯基的音乐时，你正在跟瞌睡虫作斗争呢。我们去威格默尔音乐厅前，我喜欢先看看将要演奏曲目的乐谱。我可以告诉你，弹奏罗伯特·舒曼的《前奏曲》时右边只有五个键——不管黑的还是白的——用不到，所有用不到的键都在最边上的两个八度和音的键上，包括下面的B本位音，上面的降D，还有两个八度和音的键中的那些E本位音键。你现在仔细看看这架漂亮钢琴的键盘，告诉我哪五个键上没有指纹。”

他说得没错，但我还是努力地想挽回面子。

“除了亚瑟勋爵弹奏钢琴这件事，很难再找到结论性证据，没有多少证据可以调查下去。”

“我的老兄，我离结论还远着呢。我向你保证，还有很多证据可以调查。你看看键盘的下半部分，然后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最下面的十一个键上没有指纹，不管是黑色键还是白色键，其他所有的键好像都被触摸过。”



“正确，而这些键正是弹奏舒曼的精美乐曲时用不到的。对于这点你不会感到吃惊吧？”

“福尔摩斯，但亚瑟勋爵弹奏过这架钢琴，这是毫无疑问的。”

“如果我们把亚瑟勋爵当作普通罪犯，向布莱格登勋爵或者他本人索要指纹的话，肯定会引起不少争议。他是个家世良好的年轻人，没有不良记录，因此他可能拒绝被当作嫌疑人。我们现在找到了我们想要的证据。如果想要我们的调查顺利进行的话，他的指纹是至关重要的。”

这没什么好争论的。我要么承认福尔摩斯是对的，要么至少也得先搁置我的判断。他走到收藏着精美瓷器的陈列橱前。里面的花瓶、杯子、餐具和糖果碟子都是18世纪最精美的工艺，适用于皇家客厅。

他轻松地打开了已经开了锁的玻璃门。

“华生，我觉得我们不太可能在这里找到指纹。豪宅的仆人们清理收藏品时会用布包着，以免手指触到瓷器光滑的表面，所以，瓷器上不会沾上女佣或男管家的指纹。”

“亚瑟勋爵不会用布包着。”

“不对，一个大多时间都戴着手套的人——除了弹钢琴之外，因为他戴着手套几乎没法弹——在偷窃艺术品时不可能不戴手套。”

“他不会预料到会被逮着。”

“应该是，他不会预料到会被看到。”福尔摩斯用平静的语气强调道。

“那他为什么在别人面前弹钢琴时不戴手套呢？”

“我们离开房间之前就能找到答案。现在，我需要你帮忙把



我递给你的瓷器放到你身后的桌子上。千万别在上面留下你自己的指纹。我们无需检查太多就能找到原先的指纹。布莱格登勋爵说过，当时，他堂弟就像我们此刻这样站在开着的收藏柜前，任何他感兴趣的东西都在随手拿得到的范围内。所以，我们只需检查不出一打的瓷器，就能找到答案。”

果然不出所料，我们只检查了八件瓷器就有了结果。其中四件是一套带有镀金把手和装饰的塞弗尔花瓶，每件都用皇家蓝色彩绘着花园景色，是弗拉戈纳尔的油画风格。福尔摩斯用深色粉末逐个测试了这四只花瓶。它们都被擦拭了有段时间了，上面没有留下任何印痕。一个粉红色的镶着金边儿的甜品盘上画着黄道十二宫图案，上面没有指纹；两只绘着印度花图案的青花瓶，上面也没有发现指纹。很显然福尔摩斯是对的，所有这些瓷器都是擦拭后收起来的，上面没有留下佣人们的指纹。

接着，福尔摩斯又取出一个小巧玲珑的糖果盒。

这是一个涂着华丽瓷釉的长方形巧克力盒子，大约六英寸宽，边上镶着蓝色和金色的百合花图案，中间有一个可以打开盒盖的金色球形把手，每侧都绘着一个风神的面孔，色调自然柔和。波瑞阿斯是北风之神，奥斯特是南风之神，欧洛斯是东风之神，杰弗尔是西风之神。

福尔摩斯小心翼翼地拿着盒子，以免指尖触到光滑的盒面。

“我觉得这个盒子在这些花瓶中显得有点儿不协调。”他边说边小心翼翼地把盒子放到桌上。“这也就显得非常有趣。在颜色这么浅的盒面上我们的石墨粉肯定管用。”

他把盒子放在窗边的桌子上，那里有他需要的日光照射进来。他用气体喷射器在盒子的表面喷了薄薄的一层深色粉末，然后用放大镜仔细查看盖子中间的金色把手和盒子的左侧。过了一